

荆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

白胜传奇

(下)

周立言 著

荆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

荆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

白胜传奇

(下)

编委主任:胡 耕

编委副主任:张遵道 成常坤

编 委:亚 芬 刘全胜 周 红 张红艳

荆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

前 言

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市长刘声玉命我为荆门历史名人写点东西,我是荆门人,又是从事文物工作者,非常乐意受命,开始我写养由基的故事,春申君的故事,羊角哀、左伯桃的故事,老莱子的故事以及关公在荆门的许多传说,但都是短篇小故事,实在不符合领导要求。1980年退休后,我有了充分的时间,决心写本小说,于是想到了白胜,他是楚王孙,可以从小写到老。经过思考,觉得他是最了不起的历史名人,特别是他在荆门有极高的地位,他的墓冢最大,遗迹最多,传说更离奇。他从幼年到老年都有他的传奇故事,有他不凡的经历。荆门可以说是他一生活动的中心,荆门有白胜城、白胜冢、白胜山、白公府等遗迹。

白胜天生的聪明才智,有神童之称,他生性善良仁慈,他忠君爱国,至孝、至诚、至信,被誉为圣者。他的一生大部分生活在荆门。他在寻找母亲的流亡途中,受到齐景公、鲁定公的极端重视,并有着极感人的爱情故事。

他所接近的都是当代历史名人,如孔子、鬼谷子、孙武、晏子、伍子胥、申包胥等。

全书经审编石顺锦由六十万字,缩减到五十万字。全书以《东周列国志》为主,参阅了数十种古籍,如《孔子》、《鬼谷子》、《孙子》、《神仙传》以及其他野史、秘史、和流传民间关于白胜的趣闻、

轶事、集零为整，精心整理用浅显的语言，通俗的文字而成书。

公元2003年，《荆门日报》、《荆门晚报》、荆门广播电台将该书公诸于众。

2004年被栗溪文化站拿去参阅，将近一年，在收回原稿时，除中间缺几集外，最后三集近十万字竟一本无存。碍于情面，未加追究。但因年老健忘，视力减退，要恢复原作，难矣。幸有原由二医周光义打印之初稿，但是几经修改，早已面目全非。

万难中只有清理草稿后，找群艺馆刘学风、女儿周红、博物馆儿子周光浩及大学刚毕业的孙子周舜，输入电脑以代手书。经过反复修改，一拖又是两年。成书后束之高阁。

今年在法院夏流玉，老领导邓平、毛华等人的关怀支持下。引起了局长张四海的重视。并得到群艺馆馆长成常坤、副馆潘明亚的大力资助，方赋予该书活的生命。在此特向关心支持完成此书的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二〇〇八年八月

目 录

第 32 回	咬断牙齿作暗器	巧使神通伏双魔	 (323)
第 33 回	马妃被困猴子洞	群鸟大战磨盘山	 (343)
第 34 回	仲尾匡城遭围攻	石乞仗义救圣人	 (350)
第 35 回	孔子回鲁封相国	白胜赴吴成佳宾	 (367)
第 36 回	谎言仙术求拥抱	站石穿孔丢宝琴	 (377)
第 37 回	查宝琴荒山遇天生	结仇怨吴都斗夫概	 (394)
第 38 回	公主大胆追王孙	王孙小心动真情	 (406)
第 39 回	欲见亲娘甘冒险	明知凶险闯三关	 (420)
第 40 回	当代名人聚鲁都	石狮半夜飞相府	 (438)
第 41 回	军法无情动斩刑	甘洒热血救双妃	 (464)
第 42 回	公主失恋去自尽	王孙内疚往殉情	 (483)
第 43 回	陷楚都掘墓鞭尸	闹秦庭搬师救楚	 (499)
第 44 回	百花谷内遇鬼弩	丑女名美叫俊姑	 (513)
第 45 回	俊姑下山见世面	景公割爱送鲁公	 (528)
第 46 回	慷慨赴难下深谷	从容就义断右臂	 (536)
第 47 回	定公作媒嫁巧妹	阳春白雪回楚都	 (553)
第 48 回	包胥功大不受封	白胜无功懒为王	 (569)
第 49 回	万鸟听召赴荆门	贞妃筑台封鸟神	 (577)
第 50 回	不羡帝王不羡仙	倍妻伴鸟娱晚年	 (597)

第三十二回 咬断牙齿作暗器 巧使神功伏双魔

官治长受定公令，出门将阳虎引进，阳虎向定公行了常礼，态度十分傲慢，引起白胜极大反感，问：“阳大人来此何事？”

答：“听说公子被毒蛇咬伤，特来看望。”

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我倒要谢谢好心啦！”

“公子别多心，我完全是一番好意。”

“有话就直说，是不是两位天下无敌的帮手要你下战书来了？”

阳虎道：“战书谈不上，只是顺便稍个信，两位师傅急欲要领教公子的盖世神功。到是真的，既然公子病体尚未痊愈，待我回去向两位师傅宽限几日，待公子完全恢复健康再说，以免说我们是乘人之危。”

白胜道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对吗？”既然与我为敌，还谈什么宽限？莫非是想要我宽限他们几天吧？我不会要他们的命，你告诉他们！我随时奉陪。

阳虎乘机问道：“公子定在什么时候咧？”

白胜道：“就在明天中午吧！”

此言一出，满屋震惊，大家都想，他现在连床都不能起，明天怎么能同天下两位武功最高的人决斗呢？真是年幼气盛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？！

定公立即发言道：“阳大人！我看此事还待我同相国商量再定吧！”

阳虎道：“大王不必过虑，公子自信武功盖世，自然两位老朽不堪一击。所以才下决心。我们好说，只怕公子说出的话，不好收

回。这样岂不失信于天下英雄?!”

且说阳虎回去后，对两个魔头说：“白胜那小子，依然十分狂妄，并未把两位前辈放在心上。他这次肯定是自取灭亡。我看他连床都不能下，哪里还能比武?”

这天上午，天高气爽，真是比武的好日子。这些天来，阳虎特别向社会上宣传比武大事。所以前来参观的人，不下万余。比武台上也坐满京都的达官贵人，定公也亲自前来参加。

不一会白胜到了。上台后，定公请他坐在身旁。问道：“公子病体未痊愈，就先看看罢。”

阳虎上前将两魔头向他介绍后，在台前宣布比武开始。首先出台的是摩云手擒兽。他身高丈余，体壮如牛，下穿红色短裤，肌肤粗黑，活像巨灵神一般，威风凛凛，令人一看就觉其人可怕。只见他对着一块重逾千斤的巨石伸出铁拳，猛的一击，碰的一声，石屑飞溅变成无数小块。场上传出一阵叫好声。

接着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紫面老僧云在天无形大师。两目突出，青筋直冒，全身肌肉像钻进许多小老鼠似的隆起，看来十分吓人，只见他把牛大的一块巨石轻轻举起，绕台一周，然后放下，接着飞跃而起将三丈高的钢铃摘下，捏成粉碎。台下掌声不息，他高呼一声，谁敢上台，同老夫玩?

突然人群中一道红影射向擂台，同时听到一声娇喝：“本姑娘来会会你。”台下暴出一阵焦雷般的掌声。为这姑娘叫好喝彩。看这姑娘的轻功，绝不下于无形大师。无形和尚大吃一惊，心想那来这个奇女子!于是上前拱手问道：“请问姑娘：尊姓大名，尊师何人?”姑娘答道：“休得多言，本姑娘与你交手再说。两人怒目相视，同时脚掌相加，忽上忽下，犹如怒狮猛虎相格，约两个时辰游斗，仍不分高下，老和尚怒不遏，手上毫不留情，突然一拳雪花盖顶，猛击下去，姑娘一闪，转到云在天身后，谁知对方早已料到此着，随即转

身一腿横扫千军，向姑娘拦腰扫去，两人对面，同时伸拳向对方打去，恰好两掌相碰，姑娘如受雷击，一阵剧痛袭进心头，当即卧倒地下，老家伙岂能留情，一脚踩了下去，只听哎哟一声，老汉暴退一丈开外。这时谁也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。”

只有白胜明白，他见那姑娘会遭云在天的毒手，怎不心惊，于是以一种神鬼莫测的身法，闪电似的一击，使无形和尚受创，由于他似幻术一般的奇妙莫测，所以无人看清。这是鬼谷子临行教他的奇门道术。若非关键时刻，绝不使用这种惊世骇俗的身法的。正由于对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他们仍然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当然他们不相信这个孩子会有这种凡人没有的本事。白胜等老僧走后，才若无其事的上前将姑娘扶起。

接着摩云手上前发话道：“老朽已五十多年没有活动筋骨了，今天有幸在此会会天下英雄，谁敢与老朽比高下，请上台。”

接着说道：“不论谁胜谁负，国君定会量才录用。”回头对定公道：“大王：是吗？”

定公只好点头应是。

阳虎也抢着说道：“那一定，无论胜败，都有封赏。”

台下议论纷纷，台上急坏了文娟姑娘，推着白胜道：“师弟！你还不出手，让他在那里耀武扬威。”

只听擒兽继续说道：“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那位姑娘败在大师手下，不是仍然好好地坐在那里吗？”

他那种大言不惭的高傲劲头，会武功的人都气愤已极，无耐刚才见过他的表演，谁还敢上台送死呢！

白胜知道无人上台，而且早知他们是朝自己来的，迟早都会一战，只好起身，准备前去迎战，正当这时，台下忽然飞上一人，大声喝道：我来会会你这摩云手吧！

白胜一惊一喜，来人上台的身手，的确不凡，比刚才姑娘上台

的功夫又高出许多,知道今天擒兽绝讨不了好。

只听那青年向老僧拱手说:“晚辈特来向前辈讨教几招,但非为功名利禄而来。”

擒兽见来人气度不凡,实平身所罕见的青年人物,问道:“你师傅是谁?既敢上台,绝非无名之徒,请报上名来。”

青年道:“比武何需报名,如在下武功低微、败了,岂非有辱师门,所以不必了。”

摩云手脑他不答自己的话,满腔怒火的当胸一拳击去,平地掀起一阵狂风,青年轻轻一跃闪开,他见青年轻飘飘闪开,接着又一拳打去,真恨不得将对方击毙当场,青年又随之闪向一旁,他更是气上加怒,平生那见过在自己手掌之下逃避如此轻巧之高手。于是如影随形,连续下断的猛攻数十拳,竟连对方衣角都未粘着。怒骂道:“小畜牲:既怕打,快滚下台去,何必躲躲闪闪。浪费时间。”青年道:“禽兽!别发火!我先试试你的斤两,看你够不够我还手。急什么,我与你无怨无仇,何必和你拼命,我并不想置你于死地,你不过是受人奴役而已。”

“啊!你小子倒瞞狂咧!凭你也敢在老夫面前夸此海口:岂非找死。话未停,摩云手出手更快更猛,势如狂风暴雨,在青年立足之处,劈出一个个深坑。正如江湖传闻他是铁拳钢腿铲子脚,谁人碰上都躲不脱。”偏偏今天碰上了克星,他使出了全身牛力气,一点不起作用。这才把老头气坏了。而这位神奇的青年,总似影子一样,跟定自己,击之不去,停手即来,当他一阵急风暴雨打过后,忽然青年昂然而立并不退让,还击一拳,真如铁锤相击,不觉全身一振,连退三步,痛彻心肺,心想今天若不使出绝招,一世英名将毁在这里,于是暗下决心,运足真气,咬断牙齿,忍住疼痛,在斗争达到高潮时,一口血雨喷去,同时在血雨中央夹着一枚铁弹向青年右眼射去,果然青年来不及设防,弄得满面鲜血,双目难睁,右眼痛极,

擒兽一击得手,更不放松,跟着用重拳击去,青年反应特快,早已退到台下,唯恐毒液粘身,故先行退下疗伤。

今天比赛到此结束,白胜也急忙下台,同师兄师妹回到住处,问道:“师兄今天受其暗算没事吧?这家伙真狡滑,竟然咬破舌头和咬断牙齿,用以取胜,真可恶已极。”

孙武道:“今天他的算盘打错了,他本想用一颗牙齿换我一只眼睛,却得不赏失,我见他一张口,就运气护住了头部,否则真要中他暗算。不过也真令我吓了一身冷汗。一是怕他喷毒伤身,再是他的牙齿力道太大,几乎令我右眼难保。尽管及早防范,仍不免感到右眼刺痛。”

白胜道:“师姐也差点受害,若非我用幻影身法对他一击,也难免为之受伤。”

娟子道:“我到现在都还莫明其妙,当时他将我击倒,眼看就要对我下毒手,谁知反而自动跑开,原来是师弟令他受阻。”

当晚师弟师姐、巧妹等欢聚一堂,白胜急问,师兄! 师姐! 你们怎么会突然到来?

娟子道:你还未将小妹的事向我们介绍咧? 白胜说:小妹可是了了不起的人啊! 于是将她如何精通鸟语的事向她说了。

娟子非常高兴的问巧妹道:“巧妹,是真的吗? 我拜你为师,你教我好不好?”

白胜道:“你这个学生恐怕当不成,要想做她的徒弟,实在太难了,于是又将自己如何向她学艺和打赌的经过,向她说了。”

娟子一听,原来学鸟语还这么难,这才冷了心,叹道:“师弟都学不会,那天下再不会有人能学会了。”

白胜随即转变话题道:“师兄! 现在该我来问你们了,师傅他老人家还好吗? 你们怎么会离开他来这儿的? 娟子师姐不是去了吴国吗? 怎么会同师哥在一起?”

娟子道：“我送伍将军到了吴国后，伍将军帮助吴王夺得了王位，我又回到荆门仙山，同师兄在一起了。”住了不久师傅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下山去吧！我要出去采药，不知那天才能回山，你们武功已经不错，而且将来还有一番事业，不能跟着师傅一辈子。既然伍将军在吴有了依靠，这将是你们事业成就的基础，你们可以由齐赴鲁找小师弟后再赴吴国。”

娟子痛哭流涕说道：“师父！让我留在你身边吧！师兄一人去吴就可以了。”

仙师道：“我知道你们都不愿离开师傅，但人生在世，总不能默默无闻与草木同腐，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，留名后世，这是师傅收你们为徒的初衷，再说你们事业有成，也是为师的光荣。愿你们将所学造福人类社会。”

武子和娟子长跪不起，苦苦哀求道：“师傅您就让我们在您身边多过几年吧！我们都还年轻，学业还不及师傅四分之一咧？”

仙师劝慰道：“我是非常舍不得你们离开我的，但是你的义兄和师弟更需要你们的帮助啊！等到你功成名就之后，再急流勇退来山中找我，赶紧走吧！不要耽误与你们师弟相遇的机会。”

于是师兄妹俩拜别了师傅，先奔齐国，途中孙武子问道：“师妹！你说师傅要我们下山，究竟目的何在？”

娟子道：“师傅不是明白告诉我们吗？是要我们帮助白师弟回楚复位吗。”

你说：“师弟能够回楚当上楚王吗？”

“我认为只要师弟想当楚王，一定可以，而且还是一位最圣明的君主，甚至可以恢复其祖庄王的事业，当上霸主。”

武子叹道：“以师弟的生性看他未必愿意回国夺位，要真是他愿称霸的确是百姓苍生之福，也是轻而易举之事，我一定会以最大努力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，让他完成伍兄的心愿，伍兄对之忠心耿

耿，一心想为他争回王位，而他却不以为然，未免会辜负伍兄一片忠心。”

娟子道：“不管将来结果怎样，对楚国都免不了是一个致命的威胁，只要他在伍将军决不放弃他攻楚报仇的目的，我同伍将军相处的日子，知道他这一生就是为了辅白胜报父仇。”他说过：“他若不能回楚复仇，死不瞑目。”

武子道：“那我们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。”

娟子道：“我们不谈他们的事了，还是谈谈自己吧！师傅要我们先去齐国，再到鲁国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不要我们直接去吴国。”

武子道：“齐国是白师弟必去的，因为他要去找寻母亲。为什么要到鲁国，这我就想不透了。总之我们按师傅说的，准没错。至于我们的命运吧，那就靠我们自己来掌握了，不知师妹对将来有什么打算。”

娟子道：“师兄问的不知是那方面的问题。”

武子道：“师妹！我是说我们将来会不分开？”

娟子道：“师兄！你也说说你的意见和打算吧！看是不是和我的想法相同。”

武子道：“我的想法是我们师兄弟几个都不分开包括师妹在内，但是不知命运如何安排？特别是申包胥弟在楚，伍员兄在吴，白师弟不知将来是在齐在楚或在吴，现在只我俩暂时相处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分开。”

娟子道：“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我们不分开，谁还能让我们分开，师兄弟们与我不同，他们有他们的打算，我却完全是我的打算明白告诉师兄，我永远不会和师兄分开，不知师兄愿不愿意？”

武子见娟子这么坦率的表露了自己的心思。内心激动万分，

也感到无比幸福。立即答道：“我俩不谋而合，心心相印，愿与师妹同生共死，永不分离。”

娟子道：“师兄！有你这句话，师妹就安心了，我俩相处十余年形影不离，朝夕相处，互敬互爱，互教互学，好似上天早给我们安排好了的一个归宿，我这一辈子都跟定了师兄。”

武子道：“真是太幸运了，当初你同伍兄离去，我心中着实难过了段时间，唯恐师妹再不回来。”

娟子道：“伍将军一心扑在事业上，跟本没有心思去考虑自己的终生大事，而且他非常想你能帮助他完成他的心愿，所以巴不得我早点离开他，将他的心事转告于你。使你们能早日相逢。”

两人正谈得入神，忽听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他们抬头一看，前面站着两个凶神，一个是彪形大汉，一个却瘦小不堪。见一对青年男女，有说有笑，亲密无比，他们想将她们戏弄一番，高个子问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矮子道：“看他们鬼头鬼脑，决不是好东西。”

娟子一听火冒三丈：“狗强盗嘴里放干净点，你说谁不是好东西？”

“我就是说你们，怎么样？你还能把我的屁咬了？”边说边笑着色迷迷的向娟子走拢。娟子早已成竹在胸，等他挨近之时，一记耳光扇去，这小子骤不及防，被打一个正着，这两个家伙，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十几岁的小丫头，手脚如此之快，又如此之重，于是奋不顾身的向她还击过去，居然并非庸手。两人斗在一处。

孙武见二人动手，已是忍无可忍，正想出手，谁知大个子已向 he 扑来。孙武已蓄势待发那容 he 拢身，于是当胸全力一击，谁知对方也不是浓包，一闪跳开，随之还击一掌。这一掌来势也不轻，两人同时一惊，怎么初出道就遇到如此高手。

孙武想：“我花了十几年的工夫，竟连对方衣角都没粘到就让

他滑过，这不是太奇怪吗？”

对方比他更惊奇，心想我在华山以数十年的心血苦炼出来的追风掌，怎么会粘不到边。难道世上还有比我师傅还利害的高手？怎么他那一拳打来，令我呼吸都为之窒息咧？真想不到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就有如此功力。我一向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的徒弟，自然是天下无敌的高手，谁知今天却碰到了我从未碰到过的高手。越想越不服气，今天如不将这两个孩子拿下，真是无脸做人了，也太给师傅丢面子了。于是运用全力，作拼命的攻击，武子见他拼命的出招，而且来势凶猛，知道硬碰硬不划算，于是闪避起来，先挫挫他的锐气以消耗他的精力，所以并不还手，大汉见武子只避不攻，以为怕了自己，越发激起他势必打中对方的决心。所以武子越是逃避，他就越是用全力追击，两人这样打斗了约两个时辰，对方攻势渐渐缓了下来。孙武以退为进的策略，引诱对方上钩，果然自己身形一缓，对方认为有机可乘，立即全力一击，谁知孙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反手，就刁住了对方手腕，对方企图硬夺回去，不料却如被铁锁锁住一般，摆脱不得，而且被孙武以左手点了他的软穴，他只好服服帖帖的不敢动弹。武子将他放倒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拦截我们。”可是这家伙并不示弱，答道：“我误中奸计，听你处置吧。”

再说娟子对付瘦子，也是不相上下，斗了两个时辰，都没有分出高低，这时忽然听到高个子哎哟一声叫唤，瘦子一分神，被娟子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同样是扭得他大汗如雨，疼得他又矮了半截，娟子狠狠的扭断了他的手腕。骂道：“流氓东西，看你还坏不坏。你说：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拦住我们，不说实话就毙了你。”

瘦子知道连师兄都已被制，今天算倒霉极了，看来他们不会轻易放过，只好哀求道：“请姑娘手下留情，我们不是坏人，只是一时好奇想戏弄你们一下，谁知却认真打斗起来，实在对不起，请女侠

高抬贵手，饶恕我们无知之罪。”

娟子道：“废话少说，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

瘦子看看高个子，欲言又止，娟子气极，不给点利害你是不肯说实话的，将矮瘦子放倒在地，狠狠的一脚踩去，瘦子哎哟一声惨叫道：“我说：我说：我是无形大师云在天的徒弟、叫费物。”

“她叫吴勇是，摩云手擒兽的徒弟，我们都是去找师傅的。”

问道：“你的师傅到哪里去了？”

答道：“师傅被鲁国阳大人请去了。”

这时两人更加要知道是什么事。又问道：“你们师傅去鲁国干什么？快说？”

答道：“阳大人叫阳虎，因为他对付不了一个叫白胜的神童，所以请师傅去帮忙。我们是去看热闹的。”

问道：“他们什么时候动手？”

“听说要搭好擂台就开始比武，我们估计可以赶到，所以抄近路，不想碰到两位英雄，想必也是到那里看比武的，听说阳大人除了对付白胜外，还要广识天下英雄，论武高低，给他们官做。”

娟子听说怒道：“你们既然是阳虎的人，准不是好东西。饶你们不得。”于是用脚猛跌下去，矮子像杀猪般大叫：“女侠饶命，我们决不帮助阳虎造反，请姑娘放心。我们是齐国人，只是为了去看热闹。”

武子道：“我不难为你们，只要你们说实话，就放了你们。”

矮瘦子道：“这事师兄最清楚。”

武子对高个子怒吼道：“快说？”

吴勇说道：“我是听师傅说的，因为阳虎想谋反，鲁定公怕制服不了他，所以请白胜去对付他，阳虎又对付了白胜，所以请我们师傅下山，借摆擂台为名，除掉白胜。”

武子道：“今天饶了你们，但是不许你们帮助阳虎谋反叛国。”

两人连连答应，心想原来他们是白胜一伙，难怪他们武功那么好。两人被放起身后，高个子问道：“请教两位高姓大名。”

武子道：“赶路要紧，我们也是去鲁国的。以后大家就知道了。”于是解开他们穴道，任其自去。两人则飞身向鲁赶去，当他们到达之时，也正是擂台比武之日，所以有上台比武的一幕插曲发生。

当天无话，第二天众人相约来到比武场。

擒兽已经在台上叫阵，当然无人上台，白胜不待对方呼名，缓缓走上擂台，为什么他不直接飞身上去咧？他是有意麻痹敌人。

擒兽见白胜这劲头，显然病体尚水复原，就想上去应战，但忽然转念，于是向云在天说道：“云兄上？还是我上？云在天见白胜的样子实在看不起眼，心想他中了剧毒，行动尚且不便，竟敢逞强上台，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今天活该栽在我的手里。只要将他击败，我云在天就可扬名天下了。于是挺身而出道：让我先来挫挫他的锐气，你再动手吧！”

白胜一见云在天出场说道：“大师！我看你还是养养精神吧！何必急着要找我挑战呢？！”

云在天道：“娃娃！你要是害怕就退下去吧！·爷爷也不强人之难。”

白胜道：“你不要口是心非吧！难道你们不是冲着我来的？其实我到是为你们作想。你昨天的伤势好了吗？”

云在天道：“习武之人，有点伤算得了什么。我并非像你一样，身中剧毒，还逞强。”

白胜道：“你那嘴里的伤势还轻吗？”

“我虽然嘴唇受点轻伤，但对方却比我伤得更加严重啊！”

白胜讥笑道：“恐怕你是得不赏失吧？他只不过头皮受了点伤，而你却咬断了牙齿咬破了舌，这种比武方式未免有欠光明

吧?!”

“胡说！谁咬断牙齿和舌头，你别血口喷人呀?!”

“你还想狡赖吗？这颗断齿还在我这里，要不要我拿出来给你看看。你自己血口喷了人，还不敢认账，算什么武林人物？”

云在天无话可说，只好厚着脸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来同我比武的？”他既怕了白胜又骑虎难下，不得不硬着头皮问他。

白胜道：“我不是来同你比武的。”

云在天心中一喜道：“既然不是来同我比武的，你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来应战的。”

“应战还不是比武吗？这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挑战是谁向我挑的，我就同谁比。”

“是我和擒兽向你挑战？”

“当然是同你们两人比试。”

云在天感到不可思议，激将道：“你敢要我们两人联手同你打？”

白胜道：“难道你们不敢联手同我打？”

摩云手轻松的一笑：“你自己说的要同我们两人比，可不能说我们以大欺小，以多胜少？”

“你们胜得了吗？”

“昨天上台的不是都败了吗？难道你一人能比他俩还行？他们不是你的师兄师姐吗？”

“师兄师姐真的被你们打败了吗？你是暗算伤人，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”

“比武当然是免不了要用些计谋，只要能打败对方就行，什么暗算明算？你究竟比不比？”

白胜道：“我不管你们比不比，不过我想弄清楚，你们为什么定